

Amin Maalouf



阿拉伯人眼中的 十字军东征

THE CRUSADES
THROUGH ARAB EYES

[法]阿敏·马卢夫 / 著 彭广恺 / 译

你们在叙利亚的兄弟，
此刻除了骑着骆驼亡命异乡，还有他处可以躲藏吗？
难道有勇敢的阿拉伯人就甘愿接受这种欺凌，
勇敢的波斯人就甘愿接受这种耻辱？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阿拉伯人眼中的 十字军东征

THE CRUSADES
THROUGH ARAB EYES



[法]阿敏·马卢夫 / 著 彭广恺 / 译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人的活法 / 李菊编著. -- 北京: 煤炭工业出版社,
2018

ISBN 978 - 7 - 5020 - 6517 - 1

I. ①女… II. ①李… III. ①女性—修养—通俗读物
IV. ①B825.5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39094 号

女人的活法

编 著 李 菊
责任编辑 马明仁
封面设计 浩 天

出版发行 煤炭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 35 号 100029)
电 话 010 - 84657898 (总编室)
010 - 64018321 (发行部) 010 - 84657880 (读者服务部)

电子信箱 cciph612@126.com

网 址 www.cciph.com.cn

印 刷 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 × 1230mm¹/₃₂ 印张 7¹/₂ 字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社内编号 20180045 定价 38.8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 84657880

译 序

当今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每个人每天要接收无数来自各类媒体的新闻，这还不包括口耳相传的消息，但到底什么是有用的，什么是无用的，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谬误的，如何分辨，这实在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举个例子来说，中东的问题长期是世界的焦点，中东的宗教问题、民族之间的恩怨冲突，在国际新闻中绝不少见，但多偏重于对结果的报导，而少有对冲突原因的追问，且一般人也懒得去寻根问源，宁可多关注些现实生活的消息。除此以外，再加上强势的西方媒体的影响，可以说国人对于中东问题的认识，是非常片面和浅薄的。

原籍黎巴嫩的法国作家阿敏·马卢夫，根据阿拉伯的通史、地方编年史及西方的史料，写出的这部《阿拉伯人眼中的十字军东征》，行文流畅、意趣横生，颇能唤起读者共鸣。尤其难得的是，读者可以藉此了解阿拉伯人是怎么看待十字军东征这一段历史的。我们都知道，阿拉伯文明曾经是人类文明史上光辉的一页，灿烂的文明展现于从中亚、西亚到北非、南欧、西班牙，这一片广袤的大地上，科学、宗教、艺术种种领域，都有其独特而优美的一面，人类直到今天仍受益匪浅。伊斯兰文明的贡献还不仅于此，经由伊斯兰世界保存、翻译的大量希腊罗马的经典及文化遗产，日后又成为欧洲文艺复兴的重要基石。

如同其他学问一样，在历史和地理方面，多少阿拉伯先贤们留下有关地中海、北非、西亚、中亚乃至东方中国的通史、编年史、游记、地理志，这些在今天都成为研究和了解人类文明活动必不可少的参考书。因

此，对于十字东征军这一段历史的记载，理当受到世人同样的重视。

十字军东征是人类历史的一件大事，主场地是西亚，关连欧洲、北非乃至波斯、中亚，相关的宗教有西欧基督教、伊斯兰教、东方基督教等，相关的民族则有欧洲法兰克人、阿拉伯人、突厥人、波斯人、犹太人及蒙古人等。

十字军东征对东西方世界的影响广泛而深远，直到今天还不曾休止。要了解中东问题的根源，东西方世界文明的消长，十字军东征这一段历史是很值得深究的。而本书则为读者提供了“另一扇窗”，看看当时阿拉伯世界的情形及阿拉伯人的感受，这往往是西方世界的读者，乃至其他地区的读者所忽略的。

当然，本书是对卷帙浩繁的阿拉伯史籍作的一个初步的专题整理，读者有兴趣的话，可以作进一步的研究，为此，译者保存原书的批注、参考数据源；一些伊斯兰教的名词、典故，则特别加以批注，并在书后附上“名词释义”稍加解释，希望能够增进读者对全书的了解。

有关名词翻译方面，要稍微说明一下，原书是法文版，有许多名词如果照法文译出，在今天来说，可能不适用，譬如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如照法文译出是大马士或大马色，这是 20 世纪 20 或 30 年代中国早期的旧译名。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因此，书中有些中文译名，虽然附上法文原名却不得不采取通用英译发音。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承蒙多位好友提供宝贵意见，尤其是张凯娜、黄思恩两位小姐及张廷先生于溽暑中帮忙校正初稿，在此致上万分敬意。译者知识有限，书中谬误之处，尚祈贤达不吝斧正。

卷首语

本书的立意很简单：就是想写一本有关十字军东征的历史，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史实。也就是完全根据阿拉伯的史学家和编年史家的记载，从阿拉伯人的立场看看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阿拉伯人不讲“十字军东征”，而讲“法兰克人侵略”或“法兰克人的战争”。“法兰克”这个字眼其实有多种写法，像 Faranj、Faranjat、Ifrañj、Ifrañjat……都是，可以说随地区、作者或是时间不同而拼法各异，为了统一，在本书中我一律用 Franj 写法，这个字眼在今天的阿拉伯口语中依然使用，泛指西方人，有时狭指法国人。

为了不让庞大而必备的参考文献，如传记、史料及注释等插入书中，从而使叙事显得芜杂冗长，我把这些参考数据集合起来按章节放在书后，想要深入了解本书内容的读者，可以参考书后面这些注释及书目，但也可以完全撇开不看，不影响阅读的完整性。本书与其说是一本别出心裁的历史书，不如说我真正想写的是一本能反映当时“真实生活”的十字军史。十字军东征对东西方的影响，牵连至深至广，不仅导致当时两百年间的冲突和动乱，甚至影响千年以来的东西方关系，直到今天还不曾休止。

序 幕

巴格达，1099年8月。

阿布·萨德·哈拉威，这位众人尊崇的哈的，一进到哈里发穆斯台兹希尔·比拉的办公厅就放声大哭，他没戴头巾，头发刻意剃掉以表哀悼之意，后面尾随着一串教亲，老的少的都有。^[1]这些人嘈杂着呼应哈的哈拉威的每一句话，他们也像哈拉威一样，留着长胡须，剃了头发，一副凄凉的打扮。几个宫廷官员试图让这群人保持安静，但哈拉威带着不屑的眼光，一把将他们推开，昂然地走到大厅正中的讲坛，用炽热的情感和流利的口才，向台下所有人发表动人的演说：

你们这些苟且偷安的人啊，生命就像花园中的花朵那样毫无价值，你们在叙利亚的兄弟，此刻除了骑着骆驼亡命异乡，或是曝尸荒野成为秃鹰美餐，还有他处可以躲藏吗？被杀的被杀，漂亮的姑娘遭侮辱，现在必须用手蒙住她们可爱的脸庞。难道有骨气的阿拉伯人就甘愿忍受这种欺凌，勇敢的波斯人就甘愿接受这种耻辱？

阿拉伯的编年史家后来写道：这场演讲感人肺腑，多少人激动得落泪。然而这并不是哈拉威来的本意，他接着高声说道：

[1] 哈里发、哈的及办公厅的解释请见书后“名词释义”章。

人最没价值的武器就是当战争迫近时只能以泪洗面。

哈的哈拉威不辞劳苦，顶着夏日无情的骄阳，整整在叙利亚沙漠走了三周，才从大马士革来到巴格达，他不是为争取同情而来，而是为了唤醒巴格达当局，告诉他们大难即将来临，恳求他们不要再有片刻迟疑，要立即阻止屠杀发生。哈拉威又接着说，穆斯林的从没有如此粗暴地践踏过。这些随他来的人，都是因侵略者迫害而逃出来的幸存者，有一些是耶路撒冷虎口余生的难民，哈拉威带着他们来，为的是让难民亲口告诉大家，一个月前发生的悲剧。

经过四十天的围城后，法兰克人在星期五占领圣城，也就是回历492年，八月的第二十二日，或是公元1099年7月15日。幸免于难的人颤抖地回忆着城池陷落时的惨状，他们凝视着远方的天空，好似悲剧一幕幕重现——穿戴盔甲的金发西方武士，手握刀剑，四处横行，见人就杀，男人、女人、小孩无一幸免，抢夺民宅，强占清真寺。

两天后，当杀戮停止时，城内几乎没有活的穆斯林，能逃的早趁混乱之际，从断垣残壁中逃了出去，成千上万的不幸罹难者倒卧在血泊中，尸体遍布家门口的楼梯或是清真寺旁，死者的身份有伊玛目、欧莱曼^[1]或是苏菲派教徒^[2]，当初他们离乡背井来到圣城，为的是寻求一宗教清心之隅，谁知竟成归骨之所。幸存者被迫做最不堪的工作——抬运亲人的尸体，然后扔到旷野之处，最后列队站立，等着被屠杀或卖身为奴。

耶路撒冷犹太人的命运也好不到哪儿去，城防战刚开始的几个小时，有些犹太人在城北参加了本区的防卫战，城破后，大批的金发西

[1] 伊斯兰教中的博学之士，特别指精通《古兰经》的经注学、圣训学、教义学、教法及有系统的宗教知识之人。

[2] 伊斯兰教神秘主义派别。早期一些虔诚的穆斯林因深信《古兰经》中有隐晦的经文，期望通过苦行和禁欲的行为，体会出经文里关于穆圣的宗教实践中的神秘经验。

方武士涌入市街，犹太人慌了，他们只能诉诸宗教的庇佑，群集在主要的犹太教堂祈祷。法兰克人把教堂出口堵住，找来一捆捆的木材放火焚烧，拼死逃出的人最后还是躲不过乱刀砍杀，倒在附近的巷弄中，剩下的活活被烧死。

几天后，第一批难民从巴勒斯坦抵达大马士革，他们历经千辛万苦，小心翼翼地带着奥斯曼版本的《古兰经》，这是现存最古老的《古兰经》版本。当他们看到奥马亚清真寺^[1]的三座宣礼塔出现在远方的地平线时，难民们立刻铺开拜毯，向真主致谢，感谢真主让他们活了下来。哈拉威——大马士革的大法官，热诚地欢迎他们。这位地方行政长官，原籍阿富汗，是城中最受尊敬的贤者，他带给这些巴勒斯坦来的难民以抚慰和建议，告诉难民们不必因为离乡背井而感到羞耻，先知穆圣当年不也曾因人们不谅解他，而被迫离开家乡麦加到麦地那去，正是在麦地那，他建立宗教，获得温馨的礼遇，于是他开始发动圣战，解除人们内心的桎梏，使其不再受偶像崇拜的束缚。难民们必须把自己想象成“圣战的士兵”，在伊斯兰教中这是至高的荣誉，先知的“迁徙”后来被选为伊斯兰教的开始。

的确，对很多信众来说，流放，是面对敌人占领故土时必须承担的责任。伟大的旅行家伊本·朱拜尔，这位西班牙的穆斯林，在法兰克人东侵的一个世纪后曾造访巴勒斯坦，他惊奇地发现有些穆斯林对故土有一种愚爱，心甘情愿地活在占领者的土地上。他说：

在真主面前，是没有借口的。一个穆斯林留在无信仰的国度里，除非他只是路过而已，否则在伊斯兰的土地上，他就要忍受基督教国度所带来的不快和邪恶，例如对先知穆圣的侮蔑，那些最没教养的人，或是发现没办法躲避肮脏的污染，或是必须和猪

[1] 大马士革的奥马亚清真寺建于公元705年的奥马亚王朝，是伊斯兰建筑艺术的瑰宝，向来被伊斯兰世界认为是第四圣寺。

等种种不洁的东西处在一起，注意！千万要注意！当进入这样的土地时千万要留心，你必须寻求真主对你的过错和误入歧途的饶恕。在这些基督教控制的国度里，最怵目惊心的景象莫过于看到穆斯林的犯人拖着铁链蹒跚而过，他们被当作奴隶干苦力的工作，同样的景象还有那些脚上戴着脚镣的穆斯林战俘，看到他们不禁令人心碎，但他们实在不值得怜悯。

伊本·朱拜尔的观点虽食古不化，矫枉过正，但他的观点无疑反映出那些从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北部逃到耶路撒冷的难民的心态。他们在1099年6月聚集到大马士革，虽然抛家弃子的流亡生活令他们心碎，但他们从此下定决心，不驱逐侵略强敌，绝不返家，为此，他们要唤醒伊斯兰大地上所有穆斯林兄弟姐妹的良知。

他们为什么要随着哈拉威到巴格达？无须多问，难道哈里发，先知的继承者，不是穆斯林祈祷帮忙的对象吗，难道哈里发不是他们倾诉悲痛，发泄心中冤屈的对象吗，他们自然要找到哈里发。

不过，在巴格达，难民们对哈里发的寄望虽深，失望更深。哈里发穆斯台兹希尔·比拉刚开始还对难民们表现出深深的关怀与人溺己溺之心，接着他命令七个官员对这个恼人的事件展开调查，但之后就不了了之，没再听过这些聪明的官员公布过什么调查结果。

耶路撒冷的劫掠，是伊斯兰和西方世界千年仇恨心结的开端，但在当时反应并没那么强烈，要到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后，东方的阿拉伯才开始动员，对侵略者展开反击，而大马士革教法官的第一次圣战呼吁才重新被人重视、颂扬。

在西方人刚开始侵略时，只有极少数阿拉伯人像哈拉威一样有如此的洞察力，看到西方侵略者即将带来的深远影响，大多数人只忙着适应新形势，咽下了这口气，只求自保。的确有些人想更清楚地了解状况，但事情来得太突然，而且是前所未有。

难能可贵的是大马士革有一个编年史家叫伊本·卡兰尼西，他出身贵族，是个青年学者，目睹了整个故事的开始。法兰克人抵达东方时，他刚刚二十三岁，之后岁月里，他奋力自发地逐一记下所见所闻，他的编年史忠实地从另一个角度记录下自己的族人怎么看待侵略者。

对于他来说，所有的一切都得从那年大马士革听到远方的传闻、产生骚动开始。

目 录

译序	01
卷首语	01
序幕	01

I 侵略（1096—1100） 01

法兰克人来了 02

一个该死的兵匠 15

玛拉的食人族 31

II 占领（1100—1128） 49

特里波利的两千日 50

穆斯林的反抗 70

III 反击（1128—1146） 91

大马士革的密谋 92

蛮族中的一个头人 104

IV 胜利（1146—1187）	119
圣王努哈丁	120
奔向尼罗河	134
萨拉丁的眼泪	149
V 解放（1187—1244）	173
不可能的相见	174
VI 驱逐（1244—1291）	189
完美者和正直者	190
蒙古的鞭笞	203
真主保佑，愿他们永不再涉足斯土	214
结语	226
注释和参考文献	231
本书年表	241
名词释义	245

I | 侵略（1096—1100）

看啊！那些法兰克人！他们为了自己的宗教，是多么勇敢善战，百折不回，而我们穆斯林对于圣战毫无奉献的热忱。

萨拉丁

法兰克人来了

那年，从马尔马拉海传来的有关法兰克军队要来的消息愈来愈多，人们怕极了，阿斯兰国王证实了传闻的可靠，因为他的领土是最靠近法兰克人的。

伊本·卡兰尼西提到的这个凯立欧·阿斯兰国王，法兰克人来犯时，他还不满十七岁。这位最先得知法兰克人将要来犯的年轻突厥苏丹，生就一副斜眼，诸王中他第一个带头迎战来犯的法兰克人，也是第一个败在汹涌而来的西方武士手下。

公元1096年7月，当阿斯兰得知一大批法兰克人正向君士坦丁堡进发时，他当下就感觉大事不妙。虽然他并不清楚这些来犯的人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不过，他知道这些人来东方绝没好事。

阿斯兰国王的领土涵盖小亚细亚的大部分，这些领土都是刚从希腊人那里夺来的，阿斯兰的父亲——苏莱曼，是第一个占据这片土地的突厥人，这片土地数世纪后成为今天的土耳其。当时在这个年轻的伊斯兰国度的首都——尼西亚，拜占庭基督教教堂仍然比穆斯林清真寺多。虽然城市的堡垒是由突厥骑兵所建，但居民大部分仍是希腊人。阿斯兰自己也知道这些臣民的真正感受，在他们心目中，自己不过是

蛮族的酋长而已。

这些臣民所认可的君主，实际上是一位叫阿雷克斯·库姆尼纳斯，又称“罗马人”的皇帝，不过这种认可他们只敢在私下悄悄地说，或在祈祷词中喃喃提到罢了。阿雷克斯事实上是希腊人的皇帝，但他自称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阿拉伯人在11、12世纪时叫希腊人“罗姆”或是“罗马人”，阿斯拉的父亲甚至把从希腊王国征服来的土地叫做“罗姆苏丹王国”。

阿雷克斯是那时东方最富盛名的君主之一，也是阿斯拉所仰慕之人。他五十来岁，矮个子，老是戴着金饰，穿着蓝袍，胡子整理得很好，双目炯炯有神，一副高雅的神态。阿雷克斯的王城君士坦丁堡距尼西亚不过三天的行程，这么近的距离使阿斯拉这个青年君主内心很矛盾，一方面作为一个游牧民族的领袖，他梦想征服和劫掠，传说中那么富有的拜占庭离得那么近，那征服的欲望就愈发诱惑人心痒痒的。另一方面他又饱受威胁，他知道阿雷克斯从来没有放弃夺回尼西亚，尼西亚过去是希腊管辖，现在却被突厥人占着，隔着这么近的距离，对拜占庭的威胁构成挥之不去的梦魇。

经过多年的内战，拜占庭的军力已经减弱，无法再进行一次收复失土的征战，但倘若阿雷克斯真要这么做，他还是可以寻求西方世界的支持，这并不是什么秘密。拜占庭会毫不迟疑地去找那些西方武士来助阵，从全身铁甲的武士到朝圣者，都曾造访过东方，在公元1096年时，穆斯林信徒对这样的景象并不陌生。

二十年前，那时阿斯拉还没出生，有个金发的冒险家，名叫拜耶尔的鲁索，曾经成功地在小亚细亚建立了一个自治王国，甚至一路杀向君士坦丁堡。当时拜占庭人吓坏了，情急之下向阿斯拉的父亲求救，老国王听说拜占庭人向自己求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突厥铁骑随即向君士坦丁堡进发，准备与鲁索作战。后来苏莱曼为此次的救援得到大批金子、马匹和土地作为回报。

拜占庭从此对法兰克人失去信任，但由于帝国的军队招募不到有

经验的战士，不得已之下，只好求助于外来佣兵，不仅有法兰克佣兵，甚至还有很多突厥武士也都投效到基督教帝国的战斗旗帜下。正是经由这些拜占庭帝国的突厥武士通风报信，阿斯兰在1096年7月才知道法兰克人已经逼近君士坦丁堡。传来的消息令他感到困惑，这些新来的西方人和突厥人过去熟悉的外国佣兵不一样，虽然也有一支数百个的武士及为数不少的步兵队伍，但后面还跟着一群穿得破破烂烂的妇孺和老人，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好像逃难一样。据说，这些人的衣服背后都缝着十字架形的布条。

年轻的阿斯兰苏丹实在搞不懂这些人的真正目的，只好叫探子密切监视，随时回报最新情况。他命令首都的要塞防守提高警觉。尼西亚城墙超过六千米长，筑有两百四十个碉堡，城的西南是平静的阿斯卡尼亚湖，为尼西亚提供了绝好的天然屏障。

到了八月初，危机愈发明显，在拜占庭船队的护航下，法兰克人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顶着炽热的太阳顺着海岸前进。他们一路宣称要杀光穆斯林，甚至许多希腊教堂也遭到洗劫。他们的首领叫皮耶，据说是一个隐士。法兰克人的总数有好几万，没人知道他们真正的目的地是哪里。阿雷克斯似乎决定要把他们安置在西维托特，这个营地以前是佣兵所建，距离尼西亚不到一天的行程。

苏丹的王宫内正激烈地讨论着如何应付来犯的敌人。探子和侦察兵接踵而至，回报法兰克人的一举一动；另一方面，战士们已经厉兵秣马，只等一声号令。据报，敌人每天早上成群结队地四处劫掠农庄，临走前再一把火把农庄烧个干净，回到老巢西维托特后，他们争吵着如何瓜分战利品。对于苏丹的士兵来说，法兰克人的一切举动并没有什么奇怪之处，就这样不知不觉又过了一个月。

九月中旬的一天，法兰克人终于开始了行动。也许是他们营地附近的村庄都被洗劫干净了，他们开始冲着尼西亚来了。一路上经过的村庄都是基督徒村落，法兰克人令他们交出庄稼，凡是抗拒的农民一律格杀，据说连小孩子都被活活烧死。